



兴安 主编

YE ZAI CHUANG WAI

知识女人

文从第二辑

于是 著

夜在窗外

夜在窗外

于是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百花文艺出版社

WAI YE ZAI CHUANG 于是著
知识女人 文丛第二辑



兴安 主编

夜在窗外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夜在窗外 / 于是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

(知识女人文丛; 第2辑)

ISBN 7-5306-3265-5

I. 夜… II. 于…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7622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189号

邮编: 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 (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8.375 插页 2 字数 188 千字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6000 册 定价: 15.00 元

生活的证据

——
自序

001

夜里经常发生一些很独特的事
情。

今天我打开大橱，突然听到了“滴答滴答”的声音。夜里很安静。我仔细地听，终于想出来为什么。在大橱的一个抽屉里，放着一块表。很多年前一个朋友送的，戴了很久，外壳已经磨损，不再鲜亮了，可是这么多年了，居然今天又听到它在走，不停地走。我没有把它拿出来看，而是轻轻地关上大橱的门。

有些东西，拿出来、或者不拿出来，并没有区别。一切在心里，自己明白。

如同这些文字。它们有时幼稚得让我不能再看，有时让我感叹自己居然也那么天真过，有时却提醒自己，曾经有过那么细密的瞬间。它们是最善变的时光的记录，它们惟一的价值可能只是私人的。

重新整理这些文字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些词语，反复出现，像是生活的证据。

1, 夜晚。

这几年来，我最熟悉的作息是在凌晨睡去，下午起来，每次“正常”出门都是对着黄昏，天很快就暗下来，如果是冬天，那么就总是在路灯下和下班的人们一起等车，出门就很冷，惟一的温暖是进入一个有空调的地方。而每次回家，都是深更半夜。有时很恍惚，不知道太阳照在身上是不是还那么舒服呢？我是这个城市甘愿自闭的一种人，在房间里，我有电脑，电脑又意味着网络、工作和娱乐，大多数朋友都能在电脑里找到，而简单的送物送信送餐，一个电话就可以解决。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病态的生活。除了工作和观看演出还有恋爱，别的，似乎都可以省略，不用出门。房间里总是拉着窗帘，阴天和夜晚是一样的概念。没有白天和夜晚之分。在网络上，我的夜晚是国外朋友们的白天。我们用一种时间。就在这个城市里，我相信还有很多人都是这样，在自己的房间里，把身边的世界排斥在外，把遥远硬拉在眼前。遥远的，还有回忆。没有想象力是衰老的前兆，不停地回忆更是现实已经无望的标志。我是一个不喜欢回忆的人。而遗忘的方式之一，就是不停地写作。写完一段事件，写完一个人，会让我觉得，把他们封存起来，不轻易再提。这是一个有效的办法。我仅有的乐观就是这么来的。夜晚用来安静，阅读，听音乐，看电影，写作，聊天……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在夜里做。夜里的城市也更有意思，千姿百态，更多现实的人抛头露

面,不再那么假惺惺一本正经。白天因为有太阳,已经成为我抒情的对象,它不现实了。很多人劝我别再颠倒黑白,可是暂时我还迷恋着,不舍得放弃。与此相比,我更不喜欢光天化日之下人们的虚伪和碌碌无为。

2,音乐。

我们是听着流行音乐长大的。几乎连爱情观都是由歌曲启蒙的。我从来不鄙视流行音乐,那里凝聚着太多现实的线索,繁杂而有序,是工业和商业社会的灵感结晶。每一种流行因素都是整体人群的一个侧面。我们是通过流行共同点而达成彼此沟通的。在我开始做自由撰稿人的初期,我不得不为杂志报纸写关于时尚的文章,包括酒吧、人物、美食和情感话题。对此,我从习惯,变得厌倦;从厌倦,变得逃避。就在这个过程发生的同时,这些流行场所、流行因素又迅速地被别的、新的所取代。店面更换得比我的厌倦还快。所以,时尚,反而最快地变成了“往事”。文字对它们的每一次关注,都是一次告别。我这样想,以解脱对时尚的那种厌倦。还有那些音乐,到了最后,发现真正留下来的,不是那些曲调,更不是歌手偶像,而是那种听歌的心境,那些久久不能忘怀、脱口而出的词句。说了半天,不过是借时尚来怀念自己的往事。

3,咖啡。

咖啡现在是小资泛滥的指标之一。我不敢轻易说它了。至少在现在的写作中,很少有它们的位置,因为它们一出现,那味道一上来,就会给读者(包括我)一大批影像、一大种误解。这是传媒和潮流的力量。我留恋的是,在咖啡店还没有流行、咖啡还不普及的时候,一个人在家喝苦咖啡的情景。

4,我。

因为不太喜欢拿别人的故事写自己的文章。

当然，还有很多常用词语，它们构成我 1997—2000 年的词库。

同样在那个塞满旧东西的大橱里，我找到几本本子。上面密密麻麻写了很多文章、有的甚至只有一句话、一个词语。在没有电脑之前，文字是亲近纸张的。如同青春填满了纸张，文字也会填满生命。字里行间，有一种线索，微妙、不易被人察觉、有时已被遗忘……20 岁左右的写作是自然的，单纯的，愉悦的。再后来，文字找到了自己存在的形式，它甚至要求我这个作者为它而改变，它要更诗意——哪怕更极端，它要更非我——哪怕更孤独，文字想在我这里找到新的节奏和色彩，强迫我用文字的眼睛去看世界。我并不知道这是不是正确。但它已经发生了。我愿意相信这种变化是美好的。我不愿意永远是一个用散文来倾诉自我的作者。我的存在，微不足道。

在所有文体的尝试中，散文和我是最亲近的。极尽细节之喻意，收拾、归拢生活。它介于诗和小说之间，给我自由。然而这也是一种中庸，散文是不极端的，形式也好，题材也好，它不会像小说那样肆意妄为，也不会像诗歌那样感情充沛。生活中的无奈、小快乐、小悲伤，乃至琐碎，才是生活的主旋律。凡人的生活，就是散文的生活，没有太多段落，没有太多理论，水到渠成，却埋藏着成长和老去的线路。

其实也可以不写。什么都不写，不会抹煞生命的证据。让它们像那块手表，在停止“滴答”之前，偶然一次被我听到。

于 是

二〇〇一年十二月七日



于是, 1976年出生。上海人。
大学毕业后一年, 决定当自由撰稿人, 改写了所有既定路线。现在兼职于一些杂志社、网站作编辑和记者。辞职前是广告文案。生活在电脑、书本、音乐和电影之中。没有别的更多。



目 录

独 白

- 003 | 找我的电话
- 007 | 夜里的收音机
- 011 | 一只答录机和一只采访机
- 015 | 咖啡汤
- 018 | 夜在窗外
- 022 | 大雨的夜里
- 032 | 美色佐餐的单身午后
- 035 | 我的秋天
- 039 | 意象的车厢
- 044 | 站在街头的空荡
- 046 | 五十公里以外
- 050 | 被误解的日月星辰

001

避 难

- 057 | 咖啡, 以及空旷夜商场
- 062 | 并非自恋
- 065 | 爱情是个避难所

- 069 | 水中花
- 072 | 白尾孔雀的婚礼
- 076 | 雨天的封锁
- 080 | 中性,让男人走开

听·看

- 087 | 毒蘑菇阅览室
- 093 | 汉源笔记
- 101 | 书是私人的镜子
- 103 | 需要童话不需要理由
- 108 | 回忆是被填满的
- 111 | 在这段文字后是否紧闭双唇
- 113 | 今夕何夕
- 116 | 关于陈升
- 118 | 刘若英的女子情怀
- 123 | 还有后来……
- 126 | 寂静·移动·存在
- 131 | 留住瞬间,或者开始想象

行 走

- 141 | 缘墙而生(北京游记)
- 154 | 都市掌纹
- 168 | 无国界课堂

细 节

- 181 | 雨的记忆
- 188 | 一个空白的下午
- 193 | 属于嗅觉的画
- 198 | 写在母亲的身后

- 201 | 乘风凉
- 203 | 出走古镇
- 206 | 透明的翅膀
- 209 | 冷静
- 212 | 遗迹
- 215 | 因为曾经……

街 景

- 221 | 人群中
- 224 | 她的来处
- 231 | 没有空隙的空间
- 233 | 无时差的世界会怎样?
- 236 | 紫色的蒙德里安
- 239 | 如何找寻四季……
- 242 | 香山路上 Sally's
- 245 | 永远的啤酒节
- 248 | 在 Judy's 的午夜
- 250 | GOYA
- 253 | 永不陌生永不告别

独 白



找我的电话

003

我接到一个无声的电话。

电话铃声响了起来，我去接听。用下午的工作状态的声音说了声“喂？”然后我听见了空间的嘈杂，一种气流在大街上被来往的人冲来冲去的声音，还有一种有节奏的喘息，不是人的喘息，而是气流的喘息。这里根本没有人的声音，根本没有。

我想那是一个破手机在一个信号不佳的地方。于是我说喂，哪一位？那只是一种习惯性的礼貌姿态，不是说明我对此还抱有希望。还是气流如故。我心安理得地放下了电话。

电话铃声转而又响起了。相隔不过几秒。我怀着期待，因为我知道一定

还是那个人。

气流再一次通过电话迎面扑来。仿佛从大街上又到了一个热闹的地方，因为仿佛有女人说话的声音隐约徘徊，又消失在远方，听不清语句，也听不出什么语言。

我泰然自若地确定那是一个破手机，在信号不佳的地方。无效信息。再次挂断。

第三次响起的时候，和第二次挂断的瞬间相隔不到两秒。几乎可以说是紧接着而响。我有了不耐烦。但更多是好奇。

究竟谁在这么锲而不舍地找我。这是一个无解的谜。

仿佛一个闷着头行路的人，仿佛是一个男人，因为喘息的节奏属于一种男人大大的脚步所造成的气流动荡。动荡的神秘。空气被放大，传送到我的耳道。耳朵跟着动荡。动荡蔓延进脑袋，回忆被搅乱，信心摇摆。不知如何才能让一个清晰的回答理顺正在纷乱的时空，把我停驻在一个不迷茫的确切位置。

我开始充满好奇的警觉聆听话筒里的任何细微声响。我想从路人（也许根本就没有路人）的话语、喊叫中听出那来自大江南北还是大洋彼岸。我想听清那转瞬即逝的一声“嘟”是汽车的余响还是孩子的撒娇，我想从喘息的细节里猜测那是谁不疾不徐的呼吸。

徒劳，全部都是徒劳。我说，说话呀，我听不见。

然后我不放心地挂下听筒，手还握在听筒上，我坚信、不知为何那么坚信它肯定会重新响起。

如愿以偿，好奇，没有得到答案，预感却被证实。

我已熟悉了你的方式，所以我也一样缄默不语，聆听

彼此的气流,你的动荡,我的安静。

不知持续了 30 秒或者 40 秒,对方瞬间消失,一阵忙音不迭,结束了这场不知所谓的对峙。回归现实。

我把电话轻轻放下。屏气凝神。

把手从上面移开吧。安静地等待这无所等待的消息。虽然我有点知道其实它不会再主动进攻。

像外星种类的造访,或者是幽灵的游戏,彗星与地球的约会……这类事情不会日复一日纠缠不已,长时间的相距造成的偶然邂逅,才会使人不敏感但脆弱的心多一点激动,去注意。

我放下手上所有的工作,躺在床上,盯着开始沉默的电话机。

沉默,沉默,沉默之中我的呼吸有节奏。

如同一种交换,一个不知何处的使者用空白的动荡撩拨了我。我充满想象,充满期待。所有我在意的人和可能在意我的人如同电影海报一样张贴在我的动荡的沉默里。

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

一场没有对象的思念,就此开始。

对方是什么人,是不是人,都无从解释。

有形中传递过来的无形空间接通了我自认为的安宁时空。空间的墙被打穿。空旷更加扩展,如同找不到方式表达的情感都在沉默不语。

聆听不一定就能听到该了解的一切。在电话面前,被动的耳朵和一张徒劳的嘴巴。拿着听筒的人是可悲地被动着。

你拿起一个声音的媒介,而声音消失的时候,媒介就变成了这场被动接受的谜语,一片无边泛滥的茫然不

安。不知真情。不知真假。不知道存在还是根本不存在猜测的必要。

高深莫测的交流，communication，一个长长的词汇，复杂地改变唇舌的位置，绝妙的暗示，忙乱的演绎。

communication……

杜拉斯的《黑夜号轮船》上，JM 接到无声的电话，可是他知道“这是她的电话，因为这是她的态度，使他知道她一直爱他，强烈地爱他，使他相信她会因此而死去。”

意识到了吗，我永远没有可能知道——如何才能有这样一种面对沉默的自信。

1999/10/12